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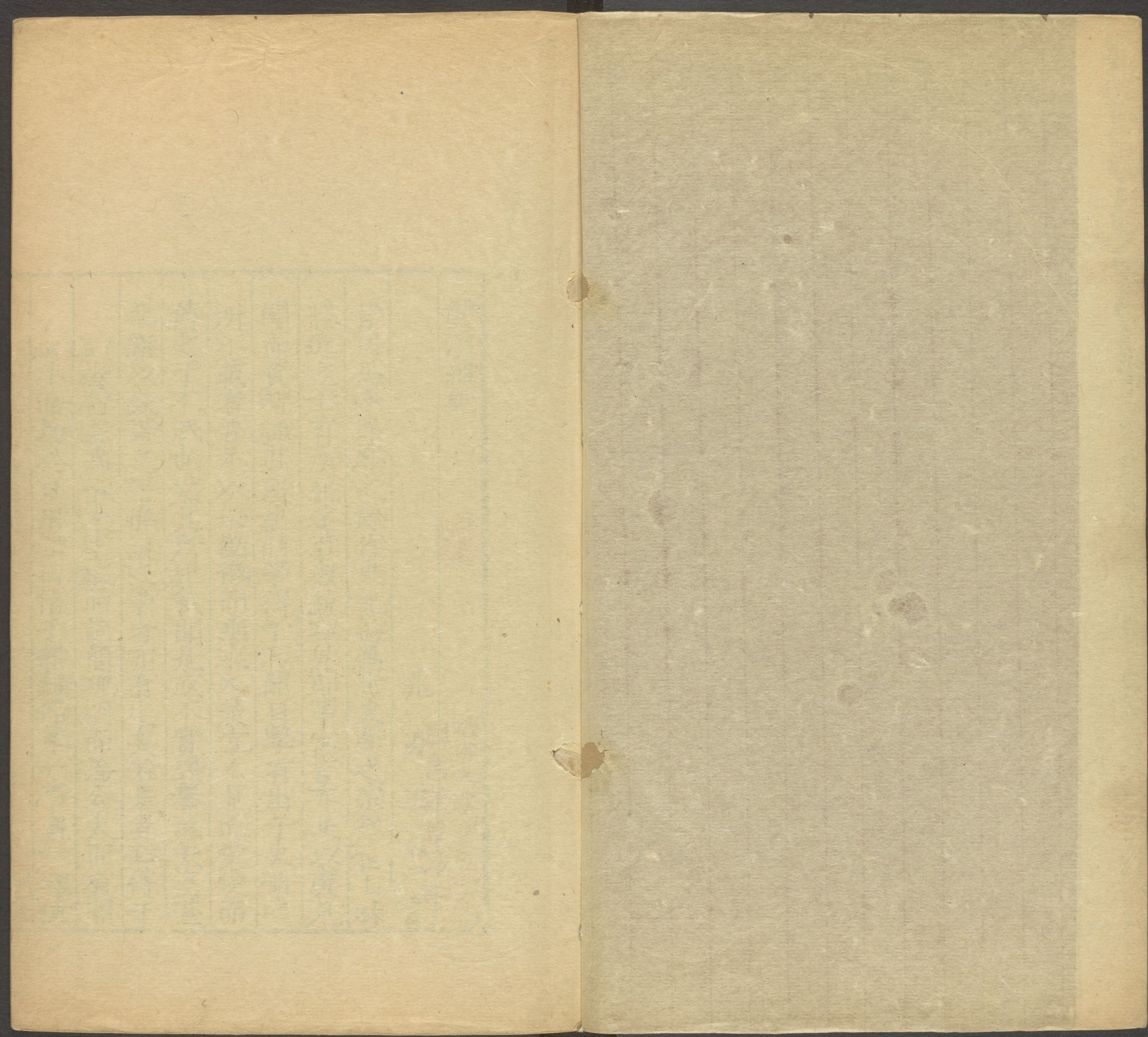
T9100/8220(3)

THE CHINESE-JAPANESE LIBRARY
OF THE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BUNKO

JUN 21 1954

三



雙溪雜記



兆

哈佛大學哈佛燕京
圖書館珍藏印

昔司馬遷罪廢之餘作史記為萬世史學之宗然山林
隱逸之士有所紀述若無統理然節事宜言亦足以廣見
聞而資知識其所紀時事得于耳聞目擊有出于史冊之
所不載者皆足以示勸懲而垂永久是宜人見而愛愛而
傳之于不泯也然其所記載聞見或不實毀譽或失其甚
至雜以詼諧之語怪誕之事者亦有之矣若是者雖傳于
言者何益焉惟夫筆之核而詞簡理明而論公大而有關
道小而切於日用雜曰信手雜錄而舉一事寓一理使

道之倦如芻豢之於口斯不為徒言矣予所居巖穴在
道之間怡神養氣之餘忽有所思輒錄于冊久而成帙
雖不敢自謂盡合道理然皆紀實無空言者格物君子得
而觀之未必無所取云

陰陽五行動靜循環本無一定故世道反覆相尋亦無一
定試觀歷代帝王創制立法未有久遠可行而無弊者氣
數使然也若曰自我立法萬世無弊聖人不能矣今以法
制不能盡善者論著于左有志經世者欲求至當必當有
感於斯焉堯禪舜舜禪禹善矣魏禪晉周禪隋未善也禹
傳啓武王傳成王善矣秦傳胡亥隋傳楊廣未善也然則

傳賢乎傳子乎未可定也封建善矣爭奪之害生郡縣善
矣數易之弊起然則封建乎郡縣乎未可定也亦有善之弊禹
湯文武之為君則有臯陶伊傅周召之為臣下亦有臯陶蕭
曹丙魏唐用房杜姚宋宋用韓范富歐善矣趙高李斯滅
秦王莽曹操篡漢虞世基李林甫牛僧孺亂唐秦檜韓侂
胄史彌遠賈似道亡宋未善也然則將立相乎將不立相
乎未可定也井田善矣瑣碎之弊生阡陌善矣兼并之患
作然則井田乎阡陌乎未可定也寓兵於農善矣邊夷之
不可行聚兵於衛善矣坐食之久終自困然則將為農
子將為衛兵乎未可定也什一而稅以一方之貢供一

用善矣轉輸有遠近脚費有多寡將哀益之使平乎
隨其地而任其輕重乎未可定也有兵政則有馬政馬
育于監苑善矣兵不得而熟習焉馬給于兵善矣馬不得
而蕃息焉然則將育于監苑乎將給于兵乎未可定也古
昔聖帝明王創立制度令子孫世守不許變更然終不能
使其必不變者非帝王智慮有所不及也勢之所使不能
不變耳亦猶造化陰陽晝夜寒暑不能一定非人力之所
能為者也

國初天下諸王皆置護衛有兵權至
太宗靖難後遂
皆革罷不許來朝初制親王歲支祿米一萬石後因地

方豐歉或有減支郡王將軍俱有常祿亦因民供有限悉
減支一半本色一半折色其折色多不關支又如初封郡
王歲支二千石以後襲封俱支一千石後亦有例初封郡
王亦支一千石又如郡王生子多至二三十人者有之

慶成王生七十子夫以七十子論之一歲皆支米一千石
反多於親王祿米矣先年陝西慶府分封郡王俱於
慶府一萬米內分撥并軍校亦於大府分出不知彼時奉
何事例又如鎮國等將軍年十一二歲即請封號祿米弘

其年因災異禮部會官議修省事件郎中慈溪王綸白
詔大臣定議鎮國等將軍年及十五歲方准撥支祿米

平行之以民供論之則日益不及以宗室論之徃徃衣
不繼又宗室降為庶人者計口月給米一石比與將軍
中尉支得實支宗室例不種田納稅商販營利而常祿不
給勢所必至矣

國初定制百官俸給皆支本色米如知縣月支米七石
歲支米八十四石足勾養廉用度後改四品以上三分本
色七分折色五品以下四分本色六分折色後又改在外
官月支本色米二石其餘俱支折色其折色以少為則每
米一石折鈔十五貫或二十貫每布一疋折米二石在京
官折俸四五年不得一支外官通不得支此貪婪之弊禁

也

國初官制全論懸俸深淺轉陞如京官六品六年滿陞
一級從五品又歷俸三年陞一級止五品外官以九年考
滿論繁簡陞轉此定制也如宋景濂洪武二年除學士十
年致仕五品終身自洪熙以後選法漸變蓋因四品已上
官漸少五品以下官漸多卑官皆陞高官無缺不得陞或
卑官未該陞高官急缺亦須陞補以此有不待缺而陞者
如翰林院學士奏坊殿閣大學士有陞至尚書侍郎帶
御者通政使太常卿國子監祭酒及由序班出身陞至
臚寺卿醫士出身陞至太醫院使寫字出身在內閣

開陞至編脩郎中等官皆有陞至尚書侍郎帶虛銜者
因該陞而無缺也又有急缺而皆無可陞之人則與署
職如六部署郎中員外郎是也然署職之例推行六部司
屬其餘衙門無之如給事中之上監察御史之上序班行
人中書之上俱無五品官翰林院五品官五員以此俱無
署職 國初有御史陞主事者如僉都御史陞侍郎也然
翰林科道官職專講讀彈劾近侍清要又因在外四品以
上官缺多乃於科道部屬中各論其歷俸年深者不次陞
補翰林官不歷政事故不外補中書九年陞各部員外郎
惟序班一官九年方得外陞八品官最為貧苦此建官之

制之變也蓋轉遷雖有資序官制則有定員若資序雖當
遷轉而官無負缺則但仍舊任不遷中間年深以績早異
者加陞俸級必待有缺方遷補之則黜陟之與額定之員
兩不相悖矣

國初定黜陟之法即古三載考績黜陟幽明之意今百官
歷俸三年六年九年考滿三次方論黜陟是也然官或有
缺不候考滿而陞去者多矣是三考陞官之法不守也又
三年一朝覲考察不候滿考而黜去者多矣是三考黜官
法不守也既行三載考察之法又行遇缺補之例天下
百九載考績者幾何人哉况四方之遠一官赴京考滿

回勞費且設公務准許令本處考覈度爲使也方面官
巡撫都御史巡按御史開報考語亦令就任復職待朝
覲定黜如此朝覲之典考滿之法兩不相悖也

天下官負設額若干計筭取士須是勾除用若官多人少
則官職曠虛或官少人多則人才壅滯洪武初天下學校
養士歲貢一人後三歲貢二人通計三歲不過一千餘人
後開設舉人科進士科每省多不過四十人進士多不過
百人取士之數足當任官之數而又罷黜者多又任者少
是以人才常不足用科貢之外又有人才之選自後人才
雖稍充積然待選吏部者三月之外亦皆選除今各部歷

事監生三月之外考勤上選舊法猶存也但因歷年開貢
開科加以納銀納粟事例監生積累至數萬餘人考勤後
一年餘仍留在部及放回聽選必十四五方得候次取
選往往衰頹遲暮之人方入仕途是以吏治不精民不得
所若取士貴精而不貴多及既用之後賢者久任不賢者
速去久之使百司庶府盡皆得人民生不安天下不治者
未之有也又科貢二途未必能盡網羅真才如黃福以貢
士楊士奇以儒士胡儼以舉人是以進士未必皆優於舉
人舉人未必皆優於貢士進士舉人貢士之外也未必無
才異能之士惟試之以事而後可見貴乎能察識而超

之斯能盡一世人才之用而科目之選並行不悖矣
翰林學士專掌詞命代草然亦有預議朝政者如唐憲宗
時裴洎權德輿為相然軍國大事必與學士李絳等謀之
蓋學士備顧問則可若專委決大事則置宰相於何地如
學士陶穀出制草於袖中使宋太祖受周禪以後世論之
必以為有胡戴之功然宋太祖未嘗寵任嘗曰陶穀代草
依樣畫葫蘆耳終不登之政府蓋以視草之人即為府相
之托非帝王建立公孤六卿之制也

國初在內設中書省置左右丞相在外設行中書省蓋
太祖聖神文武凡事獨斷然其初亦以任相為務嘗與誠意

伯劉基論可為相者基曰夫宰相者以義理為權衡而已
無預焉者也胡惟庸小犢相債軼而破犁矣後胡惟庸為
相事敗遂罷丞相不設

祖訓首章云敢有奏請設立丞相者文武群臣即時劾奏本
身凌遲全家處斬大明律云在朝官員交結朋黨紊亂朝
政者斬蓋鑒古宰相專權結黨之失為慮至深遠也朱子
著中庸或問致敬大臣章有云使大臣而賢也則可知不
賢則所謂偏聽生姦獨任成亂禦下弊上以成其私而不
不覺悟者亦安得而不慮也曰彼其所以至是正坐不知
經之義而然耳使其能明此義則必以正心脩身為本

得其人以任之矣不幸而有趙高虞昇李林甫之徒則亦亟求其人以易之也苟為不然吾恐君上之權不在大臣而移於左右其為國家之禍可勝言哉朱子此說是欲君聖臣賢兩得其人也然自古以來雖有賢君而姦臣蒙蔽者多豈能君臣皆得其人哉惟六

太祖垂訓立法高出千古罷丞相分任六卿無偏任獨任之弊此法世守之朝政悉付六卿如有違法臺諫得糾正論劾

朝廷端拱以照臨於上萬世無弊矣

嘗見紀 國初事蹟者內載洪武間設有 殿閣大學士

其職不過代草詞令凡制誥碑文祭文多出

襲製如今天下各衙門表箋祝文祭文雖臣下所用亦出

御製至於武臣誥命皆組織之不書其每日群臣奏章固奏

取旨畢各衙門官將奉旨意批寫本後送該科類寫奉到

旨意覆奏亦樂初始建 內閣於東閣門內命解縉黃

淮胡廣胡儼楊榮金幼孜楊士奇七人在閣辦事尋陞侍

講

仁宗皇帝正位東宮皆轉春坊官凡草制纂修等事惟翰林院掌之如永樂十三年纂脩性理大全書成翰林院學士兼左春坊大學士奉政大夫胡廣奉政大夫右春坊右庶

子兼翰林院侍講楊榮奉直入夫右春坊右諭德兼翰林院侍講金幼孜上表進呈蓋雖春坊官必須兼翰林院職銜方得預纂脩之事况胡濙等所兼不過右春坊大學士則是時 殿閣大學士不設已久矣今尚書在內閣辦事六部請 敕手本只云合用手本前去翰林院寫 勅施行則舊意猶存可攷終末樂之世二楊官止五品蓋為衙門所拘

仁宗登極始以東宮舊臣陞士奇為禮部侍郎尋陞少保轉少傅兼 華蓋殿大學士楊榮為太常卿造太子少傅兼 謹身殿大學士又陞工部尚書在 內閣辦事

楊溥求樂間繫獄十年至是釋出擢翰林院學士尋陞太常卿兼學士 內閣辦事此三人皆以 龍飛超陞委任不可以例論也後楊溥丁憂起復不入閣宣德間因九年三品職滿方陞禮部尚書學士如故

英宗即位復命入 內閣正統四年修

宣廟實錄成進少保楊士奇楊榮俱進少師號三楊然自此官制一變其後遂使凡在 內閣書辦年久者亦得陞

至尚書至於序班典樂等官亦以年資陞至尚書掌鴻臚寺太常寺事皆三楊開其端也

正統初三楊在 內閣楊士奇雖偏而少私能持公論

楊榮寬卹休息小民如兵部尚書王驥始建議欲差御史
巡行天下清勾軍丁屢止之驥後力奏不已乃從之凡事
循守舊規不輕改變亦未敢肆意行私蓋雖承

祖宗威權之後亦二公心術純正也然於國家大治體以未
諳習如北征之馬聚於馬房營造之兵終歸匠籍中官委
外遂為常規南京兵冗而不知悉減入屯田北京衛多而
不知沙汰為精銳律書變改始於徒法廢而流去亡軍職
冗濫併鎗比試之法為虛文降級克軍之法棄不能用皆
不能講究修復至於新增漕運北京米四百餘萬石遠及
於浙江湖廣而不知折徵以寬直達舊額漕運南京米四

百餘萬石俱改折徵每石銀二錢五分而山東山西河南
陝西之民歲輸六邊稅糧五百餘萬石則今陸運本色若
折徵每石折銀一兩是北方民稅一石當南方民稅四石
之數遂使

祖宗什一中正之稅有南北輕重之偏故曰國家大治體以
未諸習者豈敢誣哉

柳宗元論晉文公問寺人勃鞞以趙衰宗元以為不宜謀
及媒近以秦王命其後景監得以相衛鞅弘石得以殺望
之誤之者晉文公也此論欲信任大臣不信任宦官誠為
至論然自秦漢以來文臣誤國者豈少哉若謂趙高李斯

之罪大相表勃鞞雖賢而不可聽恐於理終有未安書曰
稽于衆又曰僕御侍從罔匪正人鮮好察邇言孟子論用
賢初及左右故詢于芻蕘不遺詩非惟求其合理得中不
偏于一途也孔子曰君子不以言舉人不以人廢言果如
宗元之論是以人而廢言矣予不能無疑焉姑識之就有
道而正焉

正統己巳秋兵部尚書于謙以社稷為重力排和議身任
總督軍務選將練兵坐摧強虜光輔中興厥功非細及虜
酋也先遣使來言欲差大臣往迎

上皇都御史楊善使虜不持一繒以口舌悅警國威不屈遂

得回鑾當時天下之人皆知謙以身佩安危功在

社稷而謙亦自信其得効忠藎揚眉吐氣於班行而豈自
虞其有殺身亡家之禍於後日哉柰何于公效用之日正
小人側目之秋故事幾一變挾之以忌嫉之私而乘之以衆
怒之隙于公於是乎難免矣蓋

上皇回鑾居於南城又廢

皇儲而謙乃見用於景泰之人此第一可乘之隙也景泰舊

臣失倚苟以迎

駕為名自可邀功希寵此可乘之隙

二也非造讒言中傷謙等則奪門之事為無名迎

駕之舉為無功此可乘之隙三也危疑之際兵權是賴故

奸深者必欲假石亨而後事可濟然不怵之以大利害則
亨或不從故駕其說于石亨等曰王文于謙已遣金牌勅
符取襄王世子矣又曰欲令亨等數人掌兵者由是亨懼
禍及而與步祥徐有貞輩內外相應密謀固結而謙等駢
首就戮矣程篁墩先生敏政論于畫殿公謙之受誣以謂
主于柄臣之心和於言官之口裁于法吏之手不誣也首
禍之罪則通於天矣春秋討賊必先黨與惡可置之末城
而自異于孔氏之家法哉可謂萬世之公論矣中官吉祥
者傳

太后勅旨令石亨等迎

駕有功然不通文墨功事歸司

禮監以此極力贊說凡事與二學士謫議而行時徐有貞
李賢為吉祥所引入閣辦事故除于謙等皆用徐有貞策
而賢陰助之先吏部侍郎缺調兵部侍郎項文曜於吏部
李賢以吏部郎中陞至兵部侍郎代文曜蓋嫌於陞本部
與尚書王_用並之意謙嘗薦文曜賢以為今調出謙意深
啣之後給事中王鎮等劾文曜為昏奸黨都御史蕭維禎
亦吉祥所引用文致譴罪以為欲行主立外藩依謀反者
律凌遲處死以文曜為知于謙謀反故縱者律斬其事載
于李賢所著天順日錄并都察院蕭維禎所構獄案皆有
可攷天順日錄內賢自言助有貞展盡底蘊知無不言又

言有貞素行持公者少及甚密道予持公以助之遂改前
輒觀此則有貞誣害于謙之事謂賢不與謀情乎况日錄
所著屢短文曜以為黨附于謙士林非笑不知于謙非邪
人而文曜黨附為何事也唐李訓鄭注為宦者王守澄等
所引用既而欲除王守澄等以自新而李訓又恐鄭注獨
擅其功遂致中露之禍徐有貞李賢為吉祥石亨所引用
既而慮為二人所累欲以至公除之幾致禍變如石亨每
來內閣議事則欲出已意而令內閣行之徐有貞等得無
厭乎一日論及江西隱士吳與弼亨慨然欲薦之賢乃代
草付亨奏之則吉祥石亨與徐有貞等李賢相親厚可見

矣

洪武永樂間文武大臣未有師保之加如魏國公徐達誠
意伯劉基皆無加秩至

仁宗登極始加英國公張輔為太師楊士奇陞少保進少傅
楊榮陞太子少傅進少保後三楊皆進少師楊士奇楊榮
先卒皆進太師楊溥正統十一年文士振用事不與贈及
蹇義夏元吉黃福等加師保皆在永樂之後也景泰間易
太子文武大臣皆加保傅之官惟于謙加少保有安攘功
無愧其餘皆濫加也天順初悉革罷保傅官天順五年曹
欽反逆吳瑄寇深殺死李賢被傷獨加太子少保至

憲宗登極始加少保吏部尚書工部始加太子太保其後有以考滿加秩者或以功加者矣

末樂初錐建

內閣皆翰林官居之楊士奇楊榮在閣

二十年終永樂之世不過學士五品拘於官制不可踰也

仁宗嗣位以三楊東宮舊臣持加超擢士奇初陞禮部侍郎

後至少傅榮傳皆初陞太常卿後至尚書士奇兼

華

蓋殿大學士榮兼

謹身殿大學士蓋踰常格非可以

為例也楊溥仍兼翰林學士終身榮正統五年卒士奇正

統八年卒溥正統十一年卒曹鼐以修撰為楊士奇所薦

入閣沒於土木之難景泰間易東宮陳循任閣草詔有

曰天生蒸民作之君父有天下傳之子蕭鑾為太子少師

兼戶部尚書翰林院學士江淵為太子少師兼工部尚書

翰林院學士商輅為兵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俱在閣

雖不宜妄比三楊之例加至少保尚書而兼翰林院學士

者三人商輅以待郎在閣天順初李賢始以兵部侍郎

陞吏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入閣薛瑄由大理卿陞禮部

右侍郎兼翰林院學士入閣成化弘治以來多由尚書侍

郎入閣若先已陞尚書則已不得入閣矣正德初劉瑾用

事吏部尚書焦芳交結劉瑾取入內閣楊廷和由南京戶

部尚書取入內閣自是遂以尚書為入閣階梯矣

戶部尚書孫文湖廣人與李永陽為同鄉相厚文與楊廷和父揚春同中辛丑科進士有世講之好楊一清改吏部遂以交代一清自南京吏部尚書召為戶部尚書文雖愛民而未知所處與東陽輩負文學之名而未見措之施為畿內山東地方因承平日久物產敏盛且州縣壤界相接如星羅棋布若略一令官軍捕賊經過州縣驗所報勘合供給口糧草料耗其稅不足官為措處事畢補還如此簡且便矣而交等處不及也命戶部侍郎楊澗總督軍餉發太倉庫銀貳佰餘萬兩分送各州縣和買糧草軍所行處亦積蓄預備有司派民強買欲散之際益生紛擾

尅借貧及為盜所劫者為弊滋甚賊平以督餉功陞俸一級廢子一人入監讀書劉瑾用事太倉庫銀積至三百餘萬至是為交所費幾盡雖費而民不沾惠蓋軍皆民供熟食每馬雖日支草一束然每束重三十斤料三升草多餘剩非燒則腐之正德八年賊平瓊任戶部尚書奏查餘剩料且令補給所在軍糧餘草數千萬粟多朽腐不堪用令減價變賣得銀二十六萬兩運送宣府補給軍餉方流氓猖獗之時民苦焚劫殺掠而禾稼豐熟民不告饑惟河間一府水災民多饑餒耳孫文與東陽等不計國用不可缺屢詔蠲租正德六年七年一年之間起運京邊糧草數

百餘萬悉歸蠲除富民雖被賊害其力尚能輸納而幸得
悉免貧民無田被賊害者惠不及也如山西靈石縣賊入
城焚劫殆盡然皆市民無田其鄉民有田賊未至乃盡蠲
其租由是京師歲用不繼轉借於太倉五京場耗草支絕
發太倉銀召買販鬻者勒取高價遂至騰湧公私俱困邊
儲甚乏亦發太倉庫銀助之邊儲未克而太倉庫銀已竭
矣繼孫後使無分者之法完惟正之供而又申明鹽法以
助之則邊兵缺食必生缺望矣蓋孫輩所行所謂聽其言
則美施于用則疎者處置不得其宜不能足國裕民也雖
然當流賊內亂之時而胡虜不侵猶能文也設使胡虜又

大舉入寇李公等必束手無策矣

自古論治道者皆曰明是非公賞罰而不能見於施爲著
于實効正德六七年間盜賊四起當道者不能預知中外
武備廢弛不可用當導川驍將選勁兵討平之因賊攻破
曲阜縣犯闕里李東陽女嫁衍聖公子聖公言于李以爲
布按二司守巡官迂迴避賊見城破不救始下守巡官獄
出爲民及谷大用等旣出師何鑑奏山東巡撫邊都憲憲
真定巡撫蕭都憲紳皆撫馭無方皆差官校拿解赴京問
以失機旣而於爲民又着爲令州縣官被賊攻破城池比
守邊將帥律抵死彼時廟堂諸公自以爲公行賞罰而

不知盜至十萬非巡撫布按一司官及州縣官所能制是時州縣有被賊殺死皆以節義旌之如棗強縣知縣段象自城上跳下墮水死贈官廕子世襲錦衣百戶延綏參將馮禎被賊射死封伯爵廕子錦衣百戶寧夏參將仇鉞因捕獲何錦等已封咸寧侯至是逐散河南流賊趙風子等非有攻城野地之功乃因是進封咸寧侯世襲都御史馬炯然挈家歸江浙歸四川為劉七等所掠殺死因與楊廷和鄉親亦贈官廕子蕭中羽楊廷和鄉親邊憲楊一清門生罷官未二三年後起用邊憲巡撫寧夏蕭羽巡撫陝西是非賞罰未有定論平谷大用陸完毛錄統兵討賊毛鏡

喪師不加罪自後賊益熾攻城劫殺人放火益多皆不責問陸完等奉職不效之罪惟以斬獲脅從首級報捷論功冒陞完陞右都御史官軍與賊交錯往來燕趙齊魯之區一年餘而谷大用等濫帶權勢僕從坐肩首功日費廩餼又紀功給事中柴玉吳榮御史吳堂雷宗皆得干預兵事調度民兵各為戰守官軍數百里外函首送驗巡撫都御史張鳳急選民兵令自買馬團操挑挖坑塹置責布按二司官刻期完辦巡撫真定都御史審果召募無賴數千衣糧器具取給州縣事煩民擾其害過賊之半巡按山東御史張瓊真定人積忿不能平奏論谷大用陸完等師久無

功地方受害。疏下都察院都御史王鼎奏乞令兵部差官
勘究何鑑不行。鼎罷歸。竟以完代鼎。

漢於張掖郡置金城屬國。以處蠻夷降者。又於匈奴昆邪
王故地置酒泉郡。隔絕匈奴與羌酋通路。宋為西夏所據。
國朝於張掖設甘州五衛。於酒泉郡設肅州衛。命將屯兵
拒守肅州外。為加峪關。關外蠻夷各因其種類。建衛曰赤
斤。曰苦峪。曰蒙古。曰安定。曰沙州。曰曲先。曰罕東。降給印
信。各命其酋長管束夷衆。內附肅州外捍達賊。又於肅州
外千里許建哈密衛。授官降印。如赤斤諸衛之制。而擇其
番酋之效順者。封為忠順王。降以金印。令其世守。哈密外

通土魯番。撒馬兒罕。天方國諸夷。朝貢任來。自古據有河
西。修飭武備。羈縻遠戎之法。惟

本朝最為精密。守臣相繼撫馭諸夷。一遵舊規。不敢生事。
啓蒙所以百五十年來。西陲晏然無事。弘治五年。哈密衛
都指揮阿不郎。與達賊野也克力。引路搶殺土魯番人畜。
又將賞賜土魯番衣射。留土魯番王阿黑麻。率衆來哈密。
刀裂死。阿木郎。陝巴。係土魯番親枝。不知阿木郎所為。不
忍殺。攜歸土魯番。由是哈密失守。

朝廷命侍郎張海往經畧之。海素有學術。至彼。上言遠夷不
可加兵。來則厚撫。叛則拒絕之而已。朝廷用其策。至弘治

十一年阿里麻因不得通貢自將陝巴送回復立土魯番
通貢如舊弘治十七年哈密屬衛阿寧刺等怨陝巴措越
陰誘阿黑麻子真帖木兒時年十三歲來哈密陝巴棄城
走沙州真帖木兒亦退避刺木城曰我來恐是賊奪占哈
密耳若有人來守哈密我歸本土無他意也鎮守差官告
董傳等同哈密都督奄克寧刺真亦虎仙至哈密撫諭
夷衆仍令陝巴守國阿寧刺等執迷不聽欲真帖木兒守
城奄克寧刺等將阿寧刺等六人擒殺餘黨方纔畏服董
傑等回報鎮巡官復差都指揮朱瑄統領官軍送陝巴到
哈密復立時阿黑麻已死諸子仇殺離散真帖木兒不肯

回還願依奄克寧刺暫住哈密朱瑄恐陝西懷疑生變携
真帖木兒甘州羈係正德七年放回陝巴死子速壇拜牙
郎立貪酒好色不行正事厲夷哈郎欲訴害之正德八年
走入土魯番土魯番王速壇滿速兒令頭目火者他只丁
占守哈密遣使遺書甘州鎮巡官曰哈密城金印在我與
我段一萬將城與我差云使臣速打發出來不來我領軍
馬往漢人地方去巡撫都御史趙鑑總制都御史鄧璋以
土魯番書聞且言逆虜所求不可允乞照先年差侍郎張
海故事差官經畧彭澤者陝西蘭州衛人也與大學士靳
貴同年進士皆大學士楊廷和門生貴丹徒人兵部尚書

陸完長洲人同鄉數人省無濟時才而澤在四川事完回
京遂薦澤總制甘肅軍務議曰番夷挾求賞幣不可與差
官經畧不可行請命彭澤徵調延寧人馬外遏番夷內逐
達賊請 勅都督奄克亭刺馬亦虎仙等共守哈密又
勅亦斤等衛如遇番夷內侵併力捍禦御史張麒上言既
有鄧璋總制不宜復令彭澤總督且澤貫陝西不宜差
公幹楊述和怒舞 言凡責尋外補麟鳳陽府知府後竟
黜落又有給事中王江上言治病者藥無二君奕棊者局
無二帥不宜並用二人總統戎務亦外補江鳳翔知府澤
自四川等甘州集延寧 諸路兵萬餘借戶部糧價銀買馬

盜取為盜侍郎馮清專供甘肅軍餉銀萬以百萬兩計適
土魯番火者他只丁寇赤斤苦峪諸衛殺掠甚慘遣人來
甘州遺書曰速送反來澤素任情以為番美好利可以利
咱乃坐視殺掠按兵不救遣使直造虜庭納幣二十銀酒
器一付贖取哈密城印哈密衛都督四人奄克亭刺失拜
烟答在肅州寫亦虎仙滿刺阿王在哈密彭澤遣通事火
信馬馴等納幣土魯番以寫亦虎仙火者馬黑木等者土
魯番親族故遣同往諭之曰忠順王不得城印與了小段
子兒甚麼稀罕我奏 朝展蟒衣膝闌織金段紗羅銀
器珍珠都發與你正德十年二月初三日火信等出加峪

關十七日到哈密三月初八日往土魯番未至澤即奏河西事寧乞休致奉

旨彭澤待覈置哈密事情停當行取回京巡按陝西監察御史燕澄者真定府人也澤為真定知府時相善澤陰托澄奏言陝西一省尙璋彭澤二人總統戎務動相掣肘乞取彭澤回京委以重大之寄澤亦自奏西夷就降事已寧息土魯番雖欲侵犯肅州不可得時楊廷和丁憂去澤又陰賄錢寧斬貴陸完等因燕澄之奏取澤回京道都察院缺官掌印薦澤掌都察院印催就道乃燕澄之奏也巡按甘肅監察御史馮時雍奏言土魯番之酋長尚爾驕悍哈密

之城印猶未歸復遣使講和好開溝壑之怨要我以難從之事後來之變故無形非愚臣之所能逆覩斬貴令陸完寢其奏澤又奏言土魯番速壇滿速兒王畏威悔禍已將哈密金印城池獻還乞將鎮巡等官各加恩典時馮亦虎仙等尚在途未到陸完改吏部王瓊代完乃以馮時雍奏復請乞留彭澤在甘肅侯馮亦虎仙等四處看停當回京不准行彭澤正德十年閏四月取回京馮亦虎仙等八月內到土魯番交割贈幣又許送段幣一千五百匹取回金印退還哈密城土魯番差頭日虎都六馮亦虎者撒者兒同來送印取賞十二月初三日方入加峪關正德十一年

四月二十六日土魯番進貢使臣四十二名哈密進貢使
臣六十名伴送土魯番使臣十名彭澤原差傳諭夷情送
賞撫取城印哈密使臣都指揮火者馬黑木等十二名驗
放入加峪關初彭澤之求回也都御史趙鑑與彭澤斬貴
亦同年進士鑑因是亦得轉南京操江都御史不候代輒
離任陝西左布政李昆亦貴同年代鑑巡撫甘肅昆為人
尤任情肅州兵備副使陝九疇寡謀印來以雜幣二百疋
付來使亦思馬因滿刺朶思遺速兒火者他只丁令其送
忠順王回國質留虎六馬亦火者撒者兒於甘州以制其
變九疇言丁昆曰彭總督當火者他只丁犯赤斤苦峪之

時出為撫厚加賞賜被其愚弄借模稜幹事不能身任
利害以主國是復何面目立於天地間且不能遣亦思馬
因等回以質二夷告速壇滿速兒怒差火者他只丁牙木
蘭復來占守哈密差倒剌火者等來問其肅消息陳九疇
盜禁致死速壇滿速兒又差巴思等來其州遺番書云我
幾次差人去為和好不從監責如箭射石不得九疇以巴
思等為姦細捶死滿速兒領兵到沙州牙木蘭來瓜州候
巴思等不回遂直犯肅州總兵官史鏞欲自其州領兵來
防禦九疇以糧乏止之及是犯肅州九疇急令遊擊將軍
芮寧參將蔣存禮出兵禦之番兵鋒甚銳芮寧全師敗沒

將存禮幾不免攻破砦堡殺掠人民甚慘九疇惶懼恐哈
密夷人居肅州城者謀為內應倉卒之際驅逐出城夷衆
擾亂都督失拜因答者進貢自京回九疇亦遣其出禦土
魯番既而疑其為變搆達擊微死又疑通事毛見等通土
魯番皆於賊退後搆死巴思等皆為姦細拘繫搆死虎都
六馬亦火者散兒亦以為姦細拘繫又以寫亦虎仙知土
魯番入寇不行勸阻及先年土魯番設一千五百勾惹邊
患於失拜烟答者有本國潛從他國以叛逆論報至京師
彭澤大懼密謀干問在梁儲事未下兵部傳差大臣提
督軍務兵部會吏部諸衙門推舉上請儘言于吏兵二部

曰須彭澤往蓋澤自知奸欺敗露欲往彌縫奏討銀
五十五萬兩充軍費先是芮寧之敗必按甘肅御史王光
賢兵部都給事中汪玄錫等劾奏李昆等負撫綏之重任
昧經國之遠圖養成回城之患大損中國之威兵部請勅
切責昆等戴罪防禦事寧勘究至奏差給事中黃城往甘
肅會同巡按御史趙春勘問前事大學士毛紀山東人李
昆之姻家黃城亦山東人春出毛紀門下黃緣徇私黃城
未至甘肅趙春奏言李昆有功無過乞除其戴罪今吏部
推用兵部不從及黃城至與趙春勘問依憑李昆陳九疇
原案回奏一無異詞兵部以彭澤李昆前後欺罔事跡疏

聞乞今法司按實議罪毛紀與大學士蔣冕同年力庇李
昆但今兵部會議密囑附澤有且兵部奏吏部侍郎王鴻
儒者南陽府人也少時為門隸知府段堅蘭州人彭澤鄉
親堅見鴻儒俊秀教令其舉子業入學應試遂中解元後
出仕因堅以識澤為剽竄交至是會議鴻儒托禮部尚書
毛珪戶部尚書石玠承望內閣風旨以謂大夫出使於外
苟有利於國家事之可也今事須再勘兵部尚書王瓊曰
納幣虜庭失信夷人致貽後患利乎不利乎事須勘明更
勘何事衆多是兵部議而無一人為李昆庇者奏上澤罷
免為民李昆陳九疇等從起刑部問侍郎金猷民署邱淹

滯半年不決獄刑部尚書張子麟密親問成會多官
於午門前覆審彭澤擅差寫亦虎仙等往土魯番講和送
與段正後又許增派失信致啟邊釁并李昆坐視玩愒辱
國喪師皆無異詞特楊廷和丁憂服闋在閣與蔣冕毛紀
比輩已罷免不罪李昆止降級陳九疇為民黃城趙春調
外任因是憾兵部尚書王瓊不附已深入骨髓正德辛巳

三月十四日

武宗崩四月二十二日

今上即位楊廷和草詔捕寫亦虎仙下獄今法司查黃城趙
春原擬開奏又於科道劾官本內云以瓊為勾引奸夷科

道本原無勾引奸夷事欲令法司因此中傷瓊法司以事
干夷情關係重大不敢從廷和怒令回話法司乃以寫亦
虎仙問結死于獄連及彭澤所差取印夷使火者馬黑米
及辯寃供明米兒馬黑米皆坐與馬亦虎仙罪同死之竟
與瓊無干鄉史楊秉中者彭澤同鄉素厚及見瓊繫獄承
廷和風旨上言瓊害澤罷免乞罪瓊起用澤廷和乃催取
彭澤赴京為兵部尚書李昆陔都御史等轉兵部侍郎陳
九疇陔都御史統令巡撫甘肅土魯番因馬亦虎仙等皆
被殺聚夷兵三萬餘嘉靖三年八月詔以甘州寇據以殺
降為詞攻斂堡若屠戮人民其禍甚慘自楊廷和彭澤等

之所致也後給事中史道劾廷和漏網元惡彭澤附廷
和奏乞罪史道奏下吏部尚書喬宇以道巧詆廷和乞治
罪遂下道錦衣獄調南陽府通判給事中于桂御史曹嘉
揚繼劾廷和彭澤結黨亂政符同奏啓南北科道官亦交
章論劾澤阻塞言路蔣冕毛紀黨廷和彭澤調曹嘉外任
知縣令喬宇外補于桂淮安知府太常寺卿揚一瑛者小
人也奏言廷和孤忠時望所屬而史道首開誣詆之源于
桂則導其流曹嘉則揚其波乞暴白是非懇留廷和以慰
中外之望蔣冕乃極定其說令廷和速起視事廷和蔣冕
思史道曹嘉因揚露已奸被調恐公論終不容欲再假言

官之手深罪之以塞天下之口又聞給事中閔閱與曹嘉
史道議論相合不附已乃令給事中毛玉御史劉廷蓋劾
史道曹嘉閔閱為疑問忠良變亂國是再謫史道陝西縣
丞曹嘉四川判官閔閱陝西事遠竄雲南蒙自縣丞給
事中孟竒御史吳鎰等十九人相繼論救皆責之時稱史
道閔閱曹嘉為館中三傑楊廷和蔣冕毛紀為閣中三黨
後宣府遊擊將馬靳英以賊贖御史郭輔劾兵部用人徇
私給事中曹懷論澤門如市道之交家有受金之第澤自
陳准致仕楊廷和因左事桂萼論其為權奸首亂大禮幸
蒙

聖明開悟亦致仕蔣冕毛紀繼去給驛八夫月米并廕子
世襲指揮一如廷和恩典喬宇以附廷和等亦罷免其後
金獻民亦以交通造帥去任其子檢討金皋以接受邊帥
書簡降湖廣荊州府推官廷和子狀元礪慎雲南充軍史
道閔閱曹嘉皆召還復其官天道好還其速如此

國朝陞用六部堂上官不拘出身何衙門如順天間以布
政王暉為禮部尚書初無禮部必用翰林出身之例又楊
士竒以儒士由齊府審理副胡儼由知縣李賢由吏部主
事薛瑄由御史皆得入閣亦無內閣必由翰林出身之拘
成化弘治以來南京吏部必用翰林一人南北禮部非

雙溪雜記
翰林出身者不得陞入由是翰林人多陞顯要而科道部
屬不得齊驅並駕矣

天順間蕭維禎爲都御史阿附吉祥石亨徐有貞害于謙
等文獄案故入死罪律當反坐後維禎陞南京刑部尚
書都御史寇深爲吉祥姪曹欽殺死舉代者李賢首薦維
禎可用

上曰此人曾在吉祥處通情吉祥力薦之非端士也遂不用
夫蕭維禎奸黨誣忠而賢薦用之則賢爲有禎之黨豈詔
昭矣

雙溪雜記終

上曰此人曾在吉祥處通情吉祥力薦之非端士也遂不用
夫蕭維禎奸黨誣忌而賢薦用之則賢為有裨之當器昭
昭矣

雙溪雜記終

